

興國縣志卷之四十

藝文 六

國朝文

黃惟桂 字木菴真定人興國知縣

興國縣志序

邑之不可無志也猶國之不可無史也史以徵信從示勸懲一字褒貶寓春秋謹嚴之義焉志之所載山川人物吏治民風與夫天時之休咎人事之淑慝編年紀載燦若列眉俾後之覽者展卷興思知所觀感而則效其有裨於世道人心非細故也粵考興邑舊志輯於萬歷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一

四十八年邑令蔡君著有成書不期數十年來疊遭兵火版籍盡付祝融而志亡矣桂於丁巳履任興邑之縉紳士子購求遺書商略纂輯奈兵寇交訌雖欲延師考古博採鴻文而有所未遑茲者恭逢我

皇上功成治定偃武修文

命儒臣纂修會典徵取天下郡縣志桂不敏恪遵 功令採集遺編聘請郡國名賢得王子鼎相劉子天貢以及邑庠諸秀士適館授餐篝火聯牀相與取斷簡而參訂之舊者考之於古新者證之於今字字核實無毀無譽期可法而可傳今試言其概焉興國古為潞江鎮宋

太平興國七年始改爲縣因山多土少又割贛縣廬陵泰和之地以益之至今邊幅遼濶四水逆流已非環抱拱嚮之義且處叢山疊嶂之中洞險寨高逼近閩粵伏莽不靖易於含垢而納汙迨我

朝定鼎民安物阜萬國來賓洵稱熙皞之世矣而興邑獨罹兵火寇警疊聞一壞於戊子之陷城再壞於甲寅之踞寨兵戈相尋殆無虛日民生其間苦可知矣頻年以來仰賴上憲嘉意撫綏廣示招徠而版籍空懸者尚多草萊未闢者亦復不少流移浮於土著輒肆狂逞所以糧多逋負俗尚澆漓卽素封之家亦乏貲饒而養生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二

送死禮多簡略史遷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苦如斯又何能責以禮義之不愆耶竊嘗徧觀天下山川之險怪未有過於興地閭閻之空虛未有甚於興民者也未至其地不知其地之異也未治其民不知其民之艱也予治之而不能拯之吾將以諮訪者望之風憲撫摩者俟諸後人也

王鼎相

字梅巖邑人拔貢生

興國改復河道記

環興皆山也巉巖萬疊在東北爲尤甚山隙有泉涓涓而不息者河源也東曰澱水北曰濺水交集而赴城東

者河流也東北故有洲障二水之迅激識曰龍洲過縣前興邑出三元是也城南里許有潭廣且深南流匯焉世傳許旌陽斬蛟至此故曰龍王潭迨洲爲波臣所嚙潭亦淤塞殆盡明何侯應彪建龍興橋砥之不數年而水漲橋圯狂瀾幾莫挽焉所幸者距城二里有春口壩當炎離之障水乃透迤而折於東昔忠介嘗植松以固河堤故後人思之呼爲海松也由東再折於西有石橫江中若濡筆狀是名橫石潭前十餘武又有石長數丈延袤而枕江干因名枕石二石交爲鎖鑰故水得紆回停蓄於東南爲靈秀之攸萃者賴有此也明季誤改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三

河流南岸漸潰至我

朝順治戊子之亂隄防不修洪波疊作水道之東者遂盡徙而南矣數十年人文衰謝戶口凋殘且歲歲傷稼穡而壞墳廬前邑侯向公王公亦嘗從士民請銳意濬復卒之經營數載而皆無成功豈河終不可復耶抑未得其人未遇其時而有待於今耶我邑侯黃公備循良之德而兼敏練之才蒞興七載拯溺亨屯之績穎不勝書如城池之修爲百里固金湯也文廟之建爲泮沼育人才也崖石之平諸寨之撫爲激水驅鯨鱷也邑治譙樓之更造爲仰沫流者澄源本也流亡荒蕪之招墾爲

哀中澤者息嗷嗷也布津梁以利涉施粥米以賑貧省刑獄以恤無辜者登水火之民於衽席也至若却金免贖與止水並其清優復養賢與西江同其潤察荒畝而請蠲恤代流亡而補逋賦則又如時雨之澤枯槁非僅涓滴細流已也邑人誦之固已垂明德於千古矣客歲奉撫憲俯咨利病復條舉三事以陳皆可其議自冬徂春業於防崖石禁屯害二者次第見諸施行矣維茲九月農功正畢又幸觀察丁公郡守李公郡丞耿公白公加意撫綏民有餘力之日遂以復河流一事咨紳士告父老子弟諷吉而肇工焉令甫下無遠邇咸輻輳至公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四

率僚屬步履河于量水道之長短均里甲之縮贏察用工之難易酌人夫之裒益矢公矢慎毫無偏倚日夜巡視工所雖風雨不辭勤者賞逸者懲濟其饑寒慰其勞苦至誠感人真如靈臺所咏庶民子來而攻成不日也至新河之塞更有異焉蓋河流極卑河身極廣曩者旋阻旋潰是以中道而廢公曰難易成敗人耳於河奚與惟是濬之深斯塞之易爾民爲政竹木金石之多其費修築隄防之熟其籌則我爲政我其敢不竭心力貽爾民以安瀾耶未幾而故道果開新河果塞經始於是月朔二至念七而告成焉鼎惟治河之役自古爲艱矧荒

殘如興賦役憲件之難呼應者百倍他邑也自非念切
痼瘼饑溺由己安肯妨時日忘胼胝爲此利害不切身
之事乎且民亦勞止動生怨咨苟恩義未深入人心有
不川壅而潰者幾何矣以是益知公之愛民深而信於
民者素也予故謹誌之爲異日采風者告

興國縣志序

今上治定功成睿照千古廼命史臣博採直省郡邑志
彙登天府以備纂修之助誠監夏殷而定損益之宏規
也顧興邑疊罹兵燹舊志湮沒邑侯黃公多方購求僅
獲遺編數帙於塵封蠹嚙中而殘缺旣多魯魚不少且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五

志成於萬歷四十八年啟禎以還未之備也自我

朝定鼎迄今岳瀆懷柔天人協順政治風物煥然維新
隸在偏隅烏容略而不輯乎黃公擅機雲之才富班馬
之學公餘之暇手不停披今者躬逢 盛典遂以修輯
爲己任乃猶虛谷爲懷命不敏暨友人劉子天貢共勦
厥成鼎惟邑志之修義例謹嚴與史法等然其中有三
難世遠歲湮耳目傳聞未確則考據之難也時異勢殊
古今事變不齊則會通之難也徇人懼違公道執己亦
屬偏見非秉義持正鮮云無弊則虛衷之尤難也茲幸
遇賢侯主裁於上而又得二三良友同事編摩事屬可

疑雖已載者不登善有可傳卽未揚者必錄芟繁就簡去僞存真庶幾協輿論孚鬼神考前賢而不謬俟後哲以無慚登諸史館或可少裨採覽乎而予更有進焉者夫志非徒誇浮靡矜駢麗而已將合國計民生利病而爲之臚載也夫國計民生孰大於賦役鹽課選舉防圉而興於數事有前代受其病今始蒙其利者有前代未受其利今獨受其病者考古王政取民不過什一惟興盡括其什以供公賦而不足蓋興賦在昔猶以租五六十石載糧一石自順治戊子城陷畝荒賦額大虧遂減至四十石載糧一石視他邑租或以百計或以數百計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六

始輸糧一石者苦樂何如也且也因賦起丁賦重則丁繁前者郡有大役予邑不得徼減焉苦可知已鹽引以丁口爲則丁少則引重銷鹽不給致上累官而下疲民苦又可知已選舉盛典入庠實其始基興於賦役則曰大縣人學則編爲小縣受其病而不使享其利苦更可知已惟是防圉一事前代狃於承平不思未雨綢繆迨後歲被寇民不聊生我

朝康熙八年蒙

上憲慮切封疆題建興國營又於十

八年新設崖石營兩營防衛數載寇息民安卽隣封七邑亦賴安堵今則奉裁崖石以興營兼轄之而兵少汛

多鞭長不及尤宜厘當事之躊躇焉凡此或利或病一展卷而瞭如指掌幸毋空文視之而於數事澀陳莫興革則斯志其有光也

劉天貢

字賦九邑人歲貢生

興國縣志序

文章政事原自一致而求之邑宰中兩者兼優名賢固不易覲也學莫尚於經史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志何昉乎昉於孟堅之史也古王者命太史採風以周知天下謠俗志則山川風土古今沿革政治之得失生民之休戚人物之臧否悉於是犁然畢具由邑而郡而省會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七

而國都

睿覽旁燭宵旰靡遺不下堂陛而海甸可知也又何煩輶軒之使乎志之所係不綦重歟今

聖天子端拱明堂九州共貫梯山航海來享來王爰命儒臣輯會典以備一統之宏規而因博採天下郡邑志焉邑侯黃公惻然於劫火之餘搜羅遺書斷簡殘篇不惜多金倍償琴治之暇將所購舊本進父老而詢之秉虛公以裁之刪繁就簡黜浮崇實非博學淵宏何由擅班馬之長而媿董狐之美乎乃侯以舊志修於明萬歷庚申時遠年湮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懼

其魚豕之誤更屬天貢以筆札之役自揣庸鄙再四遜
不敏而侯意彌篤義不可辭勉與同社王梅巖焚膏繼
晷共相參考增入近事卷既就侯復從而討論之閱三
月而稿成校之同寅質之邑紳士然後命編次授梓卷
凡十二目志傳而侯之功蹟亦與俱傳試約述之興國
萬山叢谷生長於斯者屐齒馬跡有不及至侯於單騎
招撫履畝勸農驥足已遍巉巖故熟悉其險夷而區別
其形勢如指諸掌後之人覽輿地志而知其奠封圻者
周也目擊殘疆力爲修舉建文廟而端本源修縣治而
肅綱紀以至於城池無不築濬廟祠無不丹堊津梁無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八

不利涉後之人覽規制而知其殫經營者善也數十年
兵革不休問田賦何以供催徵則以墾荒給種書問戶
口何以獲生聚則以招徠撫字書後之人覽賦役志而
知其恤民隱者摯也且覽紀事志而知其靖寇氛者裕
方畧也憂水旱者挽天行也昔海忠介之蒞興也當嘉
靖辛酉寇亂之後今侯來牧茲土適丁崖逆擾攘而多
方撫綏先後一揆蓋心忠介之心本文學以爲政事者
哉而尤惓惓於士子勵以鍾令公之壯猷李君行之偉
望景行先哲光耀史冊也貢所由感與愧集不能已於
里言也管窺蠡測僭爲續貂罪我者知不免矣

王思軾 字眉長邑人
禮部左侍郎

興國縣重建儒學碑記

鄉學之設三代有異名而無異實自漢唐宋迄今悉崇其制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斯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齊治平之效胥繫乎此故曰學校者王政之本也世有代謝而學無興替誠得主持風教者使興而勿替替而復興庶無負朝廷廣厲之意而躋斯民於三代之風焉吾興儒學之建也宋始設於南門外後遷縣北復遷西隅後再徙北即為今址已數百年矣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九

國朝定鼎之初逆寇陷城學宮蕩為邱墟然而瓦椽猶存也甲午黃侯之麟欲修之未果而罷嗣是蒞止者不日時詘難以舉羸則曰軍興未可動衆至甲寅數載之變遂使棟宇以供薪桂鐘簋銷為兵戈而瓦椽無餘矣天歟人歟誰職其咎歟康熙丁巳恆山黃侯膺簡命來宰茲邑當金戈鐵馬中首以造士為惓惓矜佩之掃地也而禮貌崇覩鵲結之堪悲也而優復厚慮絃誦之多荒也而課藝勤坊表飭數十載披靡草萎之士氣已蒸蒸色起矣越歲庚申冬復毅然興建學之舉方斯時問梓材童山莫採焉問磚甃陶復未開焉問工

師與僱役操郢斤者在鄰封荷畚築者供飛輓焉議者
憂其不克侯曰難易時也振興人也予其敢以名教重
地聽之氣運委之草莽乎遂捐貲爲經費絲毫不與民
間凡木石工傭悉厚其值勿靳由是具物材赴力役者
咸感其誠不憚越境而鱗集焉公虛懷讓善復協學正
楊公審規易向培陷補偏事事斟酌盡善且昕夕詣工
所簡閱監視雖寒暑弗辭蓋其才幹優敏治事每極精
詳而於學政尤謹嚴若此以故攻成不日而至辛酉孟冬
遂告竣事自殿廡戟門暨啟聖名宦鄉賢諸祠莫不美
侖美奐巋然稱一邑大觀矣猶謂三程文成爲興開理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十

學之宗者曩有別祠久廢因並建於啟聖兩旁諸生之
學舍附之使仰止道範者進而升堂釋奠退而執經講
貫涵泳乎詩書禮樂之文研究夫君臣父子之義造就
尚有旣哉軾惟興學重典稍修葺猶不可忘矧今者鼎
建於荒煙蔓草之中舉事於兵賦繁劇之際不煩
國家金錢不費里民財力而能厝制周詳旦夕觀成非
愷悌作人之思纏綿篤摯曷克至此耶且侯不第爲造
士計也每月朔望率諸生講學畢卽宣讀

欽頒聖諭撰爲註解集通邑父老子弟園橋而觀聽焉
書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侯蓋欲合君

子小人共偕大道於建學明倫之旨不更有推暨無窮者哉軾故謹記之以告入斯門者當仰體教思競白奮勉而更願後之爲師帥者踵事而增華焉侯名惟桂字木菴北直真定人順治辛卯進士協贊者學正楊公旭齡豐城人都闡余公祥滁州人監督者縣尉陳君振祖浙江人巡檢孫君士明江南人姜君允泰紹興人例得並書

澱水志林序

有負異於衆之才鬱積而一發神注而力營則隨所遇而被其聲光溢於鉅觀勢有固然者吾讀張侯損持澱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十一

水志林條其目曰志地志政志事與人與言其序紀傳述又間出己意與從來志乘家體例懸絕志也而神明於史矣蓋侯嘗直史館而出宰者也抱負殊尤夙以千古自命而又更之以遷謫鍊之以繁劇其才氣益將蘊隆而增長則浸假而發於其所有事且所貴乎志者謂其識記於不忘徵信而不誣也其體類乎史而其文則需乎史氏之三長非必建置沿革多爲之類如世俗云云爾也漢晉以來以志名者三輔黃圖雍錄洛陽伽藍華陽郡國其所編載歷可考矣至若范致明之岳陽風土江微之陳留風俗范大成之桂海虞衡分名統類無

所紛後尤彰明較著侯之志亦略似之蓋其負異於衆之才學殖茂而識量遠當

聖朝清晏之日又不勝其文章報國之心蘊隆鬱積追慕古昔堅其志於必往其肯隨俗波靡耶昌黎有言文惟其是耳太史公作史記為八書以紀天官河渠諸大政班孟堅漢書則易之以志事固有不嫌於改為者侯亦見其是而已矣而特其樞史為志一邑而有一代之規若不欲苟同而故為異者其跡雖創其制近古其為法要不可易嗟夫望新安黃海雲蒸霧湧奔騰萬狀不得以滄溟為憾也遊秦淮花塢紅桃千株漂漩水波雲霞映發香氣上下心曠神怡而顧以武陵仙境少之乎然則是志也以爲侯一家言可也以槩侯後日史可也而激水特受其名斯則山川風物之遇也已余家激者也喜其成并序以附不朽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楊

字孚若號念亭華州人江西學使

興國縣學初建明倫堂記

學以明倫為本所以納民於善而遠於邪非僅講章句課文字已也漢唯京師有太學郡縣無之宋慶歷間廟祀孔子如唐乃詔郡縣各立學而士不滿二百者不與焉是以有無學之縣自紫陽特揭明倫二字以額於堂

之中而人咸曉然於建學之意明興以立文廟爲首務故通都大邑以逮山陬僻壤方百里之地莫不有學卽莫不有明倫堂夫明倫者當求致知力行之實爲無負命堂之意興國固小邑耳宋始建學於南門外其後遷徙不一紹興中再遷而建於北隅卽今址也明嘉靖壬子遷於治平觀十年而復天啟癸亥遷於大乘寺十有七年而復然唯先師廟落成順治戊子罹於兵燹康熙甲寅罹於寇廟貌僅有存者辛酉壬戌前令黃君惟桂乃建先師廟兩廡戟門暨啟聖祠規模略備獨明倫堂尚缺有待吳江張君尚瑗以翰苑出宰斯邑始至謁先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十三

師廟見諸生無講肄之地慨然倡鼎建之議適歲荒未果迨期月政治民和乃於廟右隙地荆榛瓦礫之場建明倫堂計工論費邑諸紳士皆蒸蒸樂輸君捐俸強半設冊以稽數選匠以任工工值視民間稍厚以鼓舞其用力召諸生之有行誼與吏之能者董其役朝夕親往督之堂東西各兩楹堂之後爲尊經閣前爲儀門各五楹始於康熙乙酉之九月成於丙戌之三月帥縣之耆老子弟共登斯堂每朔望親講

聖諭誦

訓飭士子文敦勵品行又以二程及朱子遺書性理大

全上溯漢唐宋儒經學註疏村塾俗師茫然未曉者大聲而提命之定爲規制月必有課閱文定其甲乙君甲申履任值科試童子就縣試者不滿三百人今丙戌予奉

命督學檄至興國是秋之試於縣者四百人矣夫學以明倫爲本君之設教也講章句課文字民之應也如響是將由文學以進求夫致知力行之實乎嗚呼教亦多術矣君之才爲不可及也興國之爲縣七百餘年其學屢遷自崇禎庚辰建學北隅暨黃令再構以後其有明倫堂也實自今始夫興雖小邑昔程大中過化之地二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古

程趨庭定省於茲得周元公不傳之秘爲道學淵源所自始張君之爲令也以化民爲先以造士爲急急其所先務而以道學昌明爲已任以追大中之遺蹟則茲堂也其用意詎可量哉予叨膺

簡命視學江右惟恐有負

聖天子重學之意故於張君有厚望焉夫往者張君之在翰苑學問文章爲一時領袖顧猶蓄其所有而未及有爲其出而爲令也予與同官者多惜之今觀其所爲若此是且以昔之所不及爲者將始於一邑而推之天下而大行焉乃知向之惜之者所見之小而不足以知

張君也遂援筆而爲之記

魯

瑗字留耕新城人國子監司業

明倫堂記

興國山邑又數被兵其學宮在城外北隅僅存殿廡凡制所宜有者皆無有前之尹是邦者以其地之僻且荒常蹙蹙若不能以終日今館丈張損持先生獨怡愉而殫厥心吏治之暇卽與學校諸生講德論業輒慨然曰明倫堂制之鉅者而此已鞠爲茂草蓋七十年矣於是捐俸爲之數月工竣在大成殿右規模壯闊邑人爭往觀焉莫不鼓舞有喜色予聞而歎曰有是哉先生爲治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國朝文

五

可謂能探其本矣子輿氏云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恭逢

聖天子頒訓宣諭以興士勸民惓惓至意與放勲命契之辭百代如一在司牧者體而行之奚所不勉或且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此何說也夫古人建學將惟是釋奠釋菜俾有司率學官生徒無失禮於先師而已乎抑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無所逃於天地不可不明而厚風俗育人才皆在乎是爲國家培太平長治之道於無窮耶然漢隋以後天下皆知尊事夫子而學乃有時而廢然後有別爲夫子廟者又其後卽廟以爲

學反於設教明倫之意置若不問至宋李寬治吉州學舍自廟祀外始有堂筵齋講藏書之設來學者三百餘人歐陽永叔遂侈爲道德禮節孝慈代扶負荷之說以期之庶幾明倫之效歟自是凡學必有明倫之堂而學之制始備茲堂之建先生不惟備之而又親與諸生講而習之吾聞興之爲縣嘗割吉土之半俗固宜同又其地爲程氏父子過化已久特以日遠日流瘡痍之餘得先生起而維挽所云一變至道者非乎異時永叔所期不難再覩爲治之本孰大於是先生視民事如家事諸所興作彰彰耳目予不概記而獨記此堂以其爲治能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六

探本也先生名尚瑗江南吳江人以翰林院出知興國縣

冀

霖字雨亭臨清人江西學使

興國縣義學記

義學始於有宋若衡陽侯氏建昌洪氏婺源王氏莆田林氏則咸有之而范文正公特建於姑蘇之天平山立齋廟祀孔子由是聞風興起四方學者歸焉近世通都大邑冠蓋絡繹守令好賢育士者起而爲之鄉士大夫樂善者贊勳之建育嬰立義學比比皆然然而循其名則是覈其實則非至荒陬僻壤卽循而行之者蓋亦鮮

矣日爲政以敷教爲先而教必有其地義學之建學士之齋舍咸備廩給無乏缺擇邑之才德者以爲師歲課月試無有作止長吏於政事之暇時加稽考誘掖獎勵以作其志氣士之學於是乎觀成焉苟師不得人令不殫厥心若父兄之於子弟望之切而責之深多方以俟其自化雖繩以功令具文而已與士何有哉吳江張君損持以儒臣出宰興國於茲七年予視學西江稔張君之政績以作人爲先而予所得興國士出義學者爲多夫文翁興教化於蜀人材輩出程大中假倅南安識獄掾周茂叔舉爲二子師興國固大中過化之地章貢之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七

濂溪書院所自來也而文正山齋之立即於君之鄉君必習聞其旨地豈不以人傳哉先是君旣興厥明倫堂學使楊公念亭記其事今諸生復以義學記來請於予且謂君之於吾興國廢無不修學宮義學固其大焉予嘉君之爲政克敦其本遂爲之記以告夫後之嗣張君而爲治者

王

原

字令詒青浦人工
科給事中過嶺集

義學記

吾友損持張先生由翰林出宰興國予時方被召命入覲損持過予言別諮以爲政之要予舉治茂治

銅之事告之損持聞言忻然若有合也顧朝紳相聚輒言損持以詞臣遷外必有夷然不屑者毋乃以怨尤不平之心行鹵莽滅裂之政愛之者憂形於色忌之者喜翔於言予竊笑之士人讀書慕古亦思行其所學耳縣令爲

天子撫綏教育一邑之秀頑生民之命風化之原所由寄也損持學古有獲殆將藉是以有所表見豈如若者之言乎旣別去凡七年所予被放家居損持以書來道其治興之政教救荒築城立社建門急病捍患興舉廢墜異時吾兩人對床抵掌之語一一見諸行事惜予身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六

離朝右不能舉是以塞羣公之口竊計損持同館諸君子紆佩垂紳雍容風議恐徒託之空言其於民俗利病雖蒿目疚心不能代庖人割也今之爲縣令者簿書筐篋之爲務教養之政廢而不舉卽有之亦虛文塗飾耳目之爲非有實心以圖其效也損持之爲政先拯其饑次安其居而後勸於學於是就縣廨之左文昌神祠增建學舍設爲義塾以來學者立之課程親加督訓如是者有年士風蒸蒸胥向於學矣損持書又云義塾之設未有記願書之以勗塾士予惟古先哲王立學施教之本旨非以爲功名之路譽聞之招也蓋必本之以忠信

先之以孝弟仁義芽措施具宜而後可以當士之目
顧其道寓於經而其事備於史非誦習講貫不能知而
至之也由於斯義而為言言之必有物也而為行行之
必有恆也修於家則為端士用於國則為良臣舍是而
言學則非學舍是而言文則非文此心術之所由以正
而風俗之所由以成也上之人率是為教下之人率是
為學將見一邑化之一路則之西江朱陸兩夫子講學
之地也景先喆而作後生豈異人任損持其然吾言乎
哉持是以為塾士勗其亦可矣

興國啟建寅賓館記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九

興國縣寅賓館在儀門之內折而東直堂之巽隅舊為
廢廩馬廐棄地損持先生撤廩移廐除治蕪穢更成爽
塏築宇一區以為肅客之所既落成書來屬為之記予
惟今之為吏者患在封已自是不能公聽並觀集思廣
益損持之為是其有鑒於此乎然在此位者果能恢張
令長之德意為地方策利便計興除俾惠溥於當時澤
流於後世可不敬聽歟不然考德問業質疑而辯惑固
亦令長之所樂聞而虛受也其或隱私匿情謬悠之詞
無稽之論雜然狎陳無足裁擇揆諸納忠之誼延接之
誠不幾兩失矣乎損持其揭我言於楣間庶其來至者

共觀省焉設有端碩之儒三益之友若鄉先進呂仲善
羅斗明者其人儼然造庭惠然來告斯則浚邑之彼姝
白駒之嘉客無異澹臺氏之足以成言子絃歌之治者
也損持幸有以告我當爲君大書特書焉豈區區舉廢
墜繕工作足爲損持稱美也哉

魏世倣

字昭士寧都人耕廡集

興國張公救荒記

張公以庶常出宰興國在甲申三月先年歲大旱秋無
所穫公履任未三旬民情皇皇求糴而常平倉存七糴
三之部例未下同官者咸謂宜守成憲四月旣望穀踴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三

貴公喟然曰矯詔發廩古有其人遂通曉鄉城分七日
次第按戶發糴依額糴三千六百石藩檄下復嚴飭存
七之例後三日求穀者益衆有道殣者公集衆詢之乃
曰前得穀之人猶能輸價今之啼饑者不能名一錢雖
減價無從得食公曰然則貸諸遂按冊得戶一萬二千
有奇戶貸三斗丁口多寡則或贏縮之凡五日所貸如
所糴之數數日公復遣人覘視還報曰貸穀者或任耕
或有名於冊者今之死於道路者不耕而失業備於人
而人以無食驅之鄰邑聞興有稱貸之政襁負而來或
轉徙流離無從得食公遂建施粥之議人或難之公曰

常平額穀萬二千石交代所受止八千有奇倘守存七
之例則糶者貸者何所自出今僅存千有餘石卽堅守
不與能免譴咎乎乃集紳士議之皆稱善且出貲助賑
遂設局治平觀自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十日執事者五
吏煮粥粥具扣鐘東廡入而西廡出婦嫗給於別殿日
一週人率米五合食畢亦扣鐘起於辰而畢於午三四
日後自七八石十二三石至二十石起於辰而畢於申
乃道死者頻告公卽親驗耆民某某設棺殮之衣錦司
率貧民入有穀之家按戶分贍公曰若輩不持錢而索
穀挾饑餒爲市不逞之徒也拘撻枷示遂帖然鄰邑以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三

強取穀讎殺不休訐訟於上官連年不得耕作發倉穀
者高其值民洶洶甚或毆辱官長劫奪平民而興則安
堵如故寧都魏世倣聞而歎曰公不惜己之功名而以
一身任艱鉅焦勞十旬法不爲撓卒以全活數十萬人
視汲長孺得君賑廩者其難易爲何如耶饑饉方甦
雨百日山溪漲溢水聲若雷霆城幾崩陷公灑淚刑牲
以禱之危而復安嗟夫公以名進士歷清華之選一旦
出爲縣令非公意然而盤根錯節利器尤彰柳州所謂
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耶予獨悲夫崇禎甲申之變李
闖之徒乘饑民以肆其凶毒使天下之人肝腦塗地天

子身殉社稷當時臣工無或有講救荒之術者是以至於此極也公之政輕重緩急先後有序將使志生民者推而行之公諱尙瑗號損持蘇州吳江人易堂魏世儼記

廖徵君傳

徵君姓廖氏名惟志一名安民字覺先先世自甯都黃陂之中壩村遷居興國衣錦鄉之三僚遂世爲興國人其遠祖瑀號金精山人以地理名天下自晉郭璞唐楊益而後惟甯都之曾文迪廖金精賴布衣最著三僚廖氏世其業天下宗之其賢才者雖餼於庠序或貢禮部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二十三

皆不樂仕進而以地理名其家有恩德於己者藉以爲報稱吉凶禍福其應如響君之曾祖竹坡祖菊泉俱以地理顯父岐山少游聞與李公廷機爲布衣交預決其必登台輔迨李公入相薦授欽天監博士不就生三子徵君其次也徵君賦性剛直疾惡如仇負氣節重然諾聲若洪鐘狀貌魁梧奇偉遇輶軻而志不少挫折凡經史百家天文地理諸書莫不淹貫不屑屑制舉業弱冠補弟子員試於鄉連不得志於有司應癸亥拔貢甲申乙酉間大學士楊公廷麟兵部侍郎劉公同升聞徵君才名辟軍府顯秩徵書頻下戚友咸相慶徵君愀然曰

諸葛武侯之才文信國之忠未能挽回天命老母在不
敢以身許人也故力辭不就既而母與兄相繼逝庶弟
卒於粵兄子應運勤王殉難將茶集蓼皆徵君是任兄
弟之子若孫以一身兼父祖之責教誨婚娶無失時田
產爲之經紀大亂甫定山寇復作營將援剿者剽掠索
餉慘酷尤甚徵君乃密陳當事諸弁切齒九龍營擁衆
數萬官兵力疲委官招撫不從曰聞三僚廖某信義士
也願得一言爲重當事以屬徵君徵君親詣賊營賊遂
聽命歸農就伍而數十年之患頓息諸弁乃私計曰大
功遂出儒生乎值雩都隘兵疫死乃以廖某刦殺官兵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二十三

報鎮鎮果急提徵君及次子應組去時太守郎公永清
守正不阿長子應綸奔府聲寃太守慨然詣鎮白之鎮
不得已乃付諸司獄而監司某又受賄枉法嚴刑拷掠
應組兩脛碎折詞不少屈會三子應綸上控督撫竟批
贛守訊鞫諸弁失措浼鎮以美女名馬金帛爲請太守
堅却不受直判曰事經三年久矣殺人至三十八命多
矣而三十八名之父母妻子不投一詞廖某何能而使
怨家若是乎隨詳請得釋徵君既重德太守復雅慕其
清介因請爲門下士太守曰以君才能何不出而仕乎
徵君慨然曰前虔臺蘇公念某招撫之勤屢欲題敘某

辭至再者恐負楊相君之知也問及地理則對曰此世業也太守屬修府廨對曰從此則吉矣然卽有移置之事未幾太守以猶子巡撫江西果有汾州之調太守始心服焉是時諸弁方勦雩都之老虎山擄掠慘毒益甚聞徵君無恙歸相顧駭愕又欲中以他禍有莊姓者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不如釋怨而修好乃令其黨謂諸難民曰大軍撤營爾曹必無噍類得三僚廖某來或得保全難民哀請徵君力辭而諸弁之餽問踵錯於道路難民乃從徵君至營諸弁歡迎呼酒就座酒酣楊將指而目之曰曩先生被禍某某罪也今爲之謝過合座大笑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三四

徵君遂力爲難民請命諸弁皆曰若等計口酬金少補先生遇難之費徵君嘆曰諸公有解網之仁而某欲爲市人之行乎不可諸弁驚嘆出所俘子女悉遣之所全活二百餘口於是出廖曾二姓餉帖折箭誓不相負異日勦梅窖諸洞咫尺三僚寸草無犯其威德入於人者有如此徵君兄作霖庶弟公近父析產時以五之一畀公近而以其四與作霖及徵君關撥既定集親串面授徵君始知之與兄跪而力請於父俾得均分與邑令沈某善族叔某辛卯拔貢產厚田荒里胥疊報廖貢生欠糧令曰我素知廖貢生而欠糧如是遂通詳之戚友咸

謂宜自辨徵君不可惟將本戶完欠赶上分晰令乃自
知其誤更以包攬捏詳而通鄉之完欠井井徵君發其
解糧幫差諸弊政督撫特疏糾參虔撫林公親問將蠹
書郭某等六名發配邑之士民如出湯火而登衽席莫
不智莊姓楊將而愚沈令者明嘉靖間海公瑞令興國
徵君祖菊泉與爲方外交海公別詩曰此夜慇懃話知
已明朝帆影帶雲流子孫至今寶之徵君與太守其猶
有乃祖之風乎時郎公家居遣人持書幣延徵君入都
徵君欣然就道曰吾有以報吾夫子矣諸子各有試事
不能從從子應國精堪輿術從徵君入都按金精布衣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二十五

之說尋取山水得密雲一穴徵君喜曰葬此初出三品
世襲後當開府且有登甲第而司台衡者遂爲郎公葬
其先人復命應國尋龍口外至紅羅山應國寫其山圖
返報徵君以再得吉兆頓首稱賀旣而應國又出藩王
祖墳圖徵君曰此冰山也十年內立見其敗已而果然
徵君於是南還郎公愧無贈徵君曰某年已六十風霜
勞苦祇欲求報厚德豈爲利哉未幾而郎公河南方伯
之命下徵君大喜曰吾果有以報吾夫子矣是時三藩
構禍草賊竊發徵君集族人爲戰守之具令綸組二子
居守攜絢純綵三子爲嵩少之遊至甯都而疾作於是

謂諸子曰大丈夫立身處世最要血性剛腸若依附取容遂男子而巾幗矣卒於甯都之九卿第明年乙卯郎公復相招發書者惟徵君諸子而已矣據贛郡李志補載

張尚瑗

字宏遠號損持吳江人興國知縣覆笥集

興國縣重建社稷山川風雨壇記

古者天子王社諸侯侯社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王侯之社無預農事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周禮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歷朝相因宋制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二十六

太社太稷爲大祀州縣皆春秋二祭州縣之有社稷由此可考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風師雨師以薤沈祭山林川澤爾雅祭風曰磔祭山曰廋縣祭川曰浮沉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春秋傳所謂魯有三望泰山河海楚之望江漢淮漳記所謂齊人有事於配林晉人有事於滹沱者是也唐天寶中詔謂發生震蟄雷爲其始每祀雨師風伯以雷師同壇然此特天子之自爲祭而州縣山川風雨之祭未足深考明初始建國卽以大社大稷同壇同壇又命禮官考古以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及天下山川城隍神祇合爲

一壇春秋祀之於是定著天下各府州近郊南爲神祇壇祀雲雨風雷境內山川之神城隍之神西社稷壇祀司社司稷之神又北爲厲壇祭無祀鬼神至世宗時續定儀注每歲祭期必於仲春上戊

本朝因之載在會典凡有民社守土之責者必以是禮爲兢兢某待罪興邑虔恭祀事屆期齋肅吏士趨踰盥獻滌濯之儀一循舊制而墀址湮沒堦甃荒蕪垣斷碑無一存者尊核邑乘所稱洪武中馮欽始構成化中章廷珪嘉靖中林恕次第增修閱今百有年所其曰房舍廢而石門圍牆存乃萬歷末年蔡君恆卿所見如此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三七

黃君木齋漫襲其語其實荒煙蔓草自鼎革兵燹凋殘至今非一日之故矣程子傳易王假有廟以爲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蓋必有所托焉以憑之故宮室旣修牆屋旣設百物旣備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犧牲不成衣服不備卽不敢以祭夫祭宗廟則祭祭外神則祭其誠一也社稷之祭所以報本返始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材用日月星辰民所瞻仰朝廷旣以著爲令甲垂之祀典而聽其壇壝之弗埽除道蕝而不治以野祭貽譏謂非守土之責不可於是掘土於坵伐石於瀧以甃以城以版以墉周垣

綽楔蜿蟺龍從維邑之宜木有柏有松有梓有楓樹之
伊始鬱乎葱葱儻工有期毋妨吾農工厚其酬踴躍來
同始於天根初見成於營室之中其制維何方廣二丈
五尺而二尺以崇墼四出陞瘞坎有封祗壇南嚮髣髴
六宗大社西成闢墉自東撤饌有亭更衣脩容紀事之
成豐碑穹窿踵舊址而更新儼肅虔恭此二壇之大槩
也矧邑自癸未虐於旱魃農不耕收餓莩載道甲申之
夏霍霖毀城漂流湮阨自酉徂戌或澇或熯釋耒之嗟
告糴之呼嗷嗷滿目長吏之並走羣望焦勞於方社祈
年者迄無樂歲矣夫山川之神水旱厲疫之災則崇之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二十六

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則崇之今之爲此役
也匪惟典常之是率意者神其鑒而鳩吾民乎爰記日
月計所糜緡錢若干並勒於碑陰

興國縣修城記

激濺二水流至興國北隅而合始建縣者因其潛以爲
垣東垣自北而南其下行者不得駢肩西垣則小春澗
之水若抱若折繞南闔出雙橋以合於激江故興之爲
縣三面瞰水也城北岡巒坡陀南趨而勢庫南北垣相
去纔里許高下已數仞小春之壕狹不容舸夏秋嘗涸
爲陸春潦至則溢涌突盪溢壕而齧城激江受濺水之

合固決然江也瀦於龍王潭以平川爲名其實嶮仄激疾不能紆徐容納春夏之交水潦驟發渚涯兩涘不辯阡陌孤城之不勝其衝暴有由來矣自前令黃君惟桂丁巳力起修之後二十六年無間版築者予甲申履任之春四望鮮有完堞霏霖四閱月汀贛兩郡邑載胥及溺壞田廬隳城郭水入興國南門高七尺城之東南崩者四十丈再南而崩者二十餘丈西南十七丈城居如坐魚笱羊牢日以攘竊流移爲懼救荒政舉秋穫有成乃召工計之工以難告訊其故曰始築者基未固也陸城之法擬於築牆水城之法擬於築堤顧堤法亦有二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三九

江河之堤其下土也故用埽用椿以禦其衝潰谿澗之堤其下石也石與石相承不拔之基矣今始爲城者未諳其法欲樹不拔之功非窮其底不可予曰諾吾志也乃發民夫勵土深數尺而山根露鑿坎以承石登登而築之土下築基之石較土面培垣之石費加三分之一其四十丈當水之衝突所糜工費較他處獨當五分之三所役之夫起於煙竈程以日計石取於瀧下水數以船計甃與石灰則召陶人而爲甃凡砂石甃灰之值工匠之工皆視齊民惟工傭半給之起十月朔至十二月下浣八十餘日爲費四百緡耆老里民勸輸居三之一

官獨捐其二而城以完丙戌之夏雨甚城復毀毀於甲申之未繕者數處而新繕之處亦有二焉予慚而詰諸工工曰非石工之罪操塲者之責也城之厚裁及丈輓石甃其外而土實其中驗城之址凡石築者無毀而上之近女牆者多毀由圯墁之偷竄未能合中邊而一之也於是春谿漲盛召瀧下伐石者出穀以收其亂石絡繹百餘艘委積於城下秋潦涸而復起工石之用抵陶人之輓數十金以連歲興作不復募之民間或好義者乃樂助不以登數所捐橐百餘金夫役視昔鳩工同日而以十二月初旬終事西閘之壕水從小春澗來者過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三

觀音巖經利濟橋疾注城下尋丈之地嘗衝衝箭激乙酉水發岸盡潰城幸未動予作水障三以殺水始爲木橛竹籬効柳埽之製歲一更之斬以全岸今亦易以石不虞衝盪矣嗟乎坏城郭完堤防備水潦皆先王之政守土者所宜有事而修陴繕隍昔賢每以此彰治績焉以叢爾小邑區區拮据於尋丈之間又一勞之未艾而至於再舉尤無足稱道惟匠石所陳之言或足爲山陬水郭備管繕之一法而節畜民財諮詢一得因地隨時以自竭其心力則庶幾黽勉無敢告勞焉至於土疏而易潰谿灘迅駛決蓄不常南楚瘴濕淫澇爲害是在任

事者思艱圖安以求無負乎保障而必謂此城之屹如金堤冀他年得免於胼胝又非予之所敢知也

興國縣增修譙樓記

柳子厚有言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興國譙樓初創不可考萬歷壬寅圯而復完以石甃其基不使易隳則前令四明何君應彪之功鉅焉康熙癸亥真定黃君惟桂修之甫卽功而遷秩以去繼治者弗事事常平倉隳弗克修廩穀無所貯舉而委積其中霉蒸蠹蝕不浹歲而樓復圯今二十餘年矣予始至署見其頽唐欲東仆隸以木楮之椳桷甍甍零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三十一

斷朽壤不足蔽風日登之盡然生怫鬱之懷知更者夜無所憇急欲謀葺治適歲荒民殫洪水齧城皇皇於振廩繕隍終歲旰食無所暇次年民氣稍蘇則又先其急者迨明倫堂社稷山川壇壝次第畢舉歲丙戌秋暮乃議及於官吏解署而譙樓爲最先先是謀於邑之堪輿曾贊賡贊賡曰昔者黃侯之有事斯樓也吾從父某實爲之相宅面勢焉縣之堂寢皆五楹而譙樓獨三楹弗稱黃侯曰力絀矣苟完而止猶愈於已今吾欲終從父之志以大莛於邑人侯其不憚勞乎余曰謹奉教始譙樓爲石基甃東西各一楹虛其中爲應門架板於中衢

共爲三楹余爲之左更達於左右更達於右架板各一楹而五楹以成樓之製爲改觀焉爲飛甍者八加以螭吻四舊製所未有也前爲疏櫺十四後爲闔扉六及周遭門楹意舊製所宜有而圯壞無復存者一更新之如始創焉旣成而登之則千家之煙火熙來攘往可俯而窺龍王潭之奔流詰屈朱華之山色翕施壩南下壇之草樹蒼鬱葱蘢皆攝於檐廡之內而知更戒守無或失其昏昕者昔張忠定以萍鄉令張希顏更鼓分明驛傳完葺聞而知其爲賢而王黃州之竹樓歐陽滁州之豐樂亭俱以登眺遊觀吏民同樂爲得爲政之體若予也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三十一

奉職惟恐不及豈敢引前賢以自暇逸庶幾於廢者復之勿爲循習以隳從前之成績斯已耳是役也耆老諸生以建明倫堂費夥謝匱汔休所需工值皆予捐俸薪爲之共糜緡錢若干計費如左時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朔日

重建文谿文興橋記

興小邑無傑構偉觀自官僚解舍民庶棟宇二氏之刹院皆庳隘苟完一二危巖仄嶂清谿絕壑奔騰勃率於曠莽幽森之境求所謂冠山高閣跨浪雄梁亭榭畧約之勝洞駭耳目者闐然無有文溪去城北十里而遠濊

水所經也濺水以崇賢覆笥山爲源其旁派有早禾田之水經藍陂合鰲源諸水至殷富墟而浩然成江灌輸文溪其渡口舊有橋圯於明萬歷中相率爲舩以濟前令何君施木爲橋不數年而墮余上事二三年中屢以公事趨走會城道經於此里人方謀以石橋之畚築鳩工經營憊澹余蒿目而心疚焉時方修舉廢墜日不暇給徒抱溱洧輿梁之愧迨丙戌過此則橋址已成以竹木雜施其面可以舍舟徒行迄今戊子春而妙明寺僧佛興以橋成告爲之適然而喜乃於巡春勸農往而觀焉渡之廣不下二十仞橋長加三分之一其廣亦三仞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三

有奇醜水爲五道爲址者六興故有瀧下產石色純赭以甃三十仞之橋其高亦三四仞蜿蜒如絳虬偃於波面橋之西爲妙明寺依土圍爲之雖未能壯麗就興邑僧寮中此其魁傑者由殷富墟至文溪江流直下六七里間演迤渾灑奔注放恣春潦方降溪流全集澎湃爲殷雷聲兩崖松樟高木綿亘遠近與列岫互爲蒼翠登橋四望披襟曠然偉哉觀乎迴憶丙戌之春余歸途薄暮方抵於此頽輪迫於崦嵫行人從東岸西瞻浸明寢廣旣登橋赤日如槃水光雲陣若金蛇火峰奔迸激射幾與鹽官龍山吳門石湖奇景相髣髴橋成而有品題

之士流連相賞於此者或足爲偏隅庠隘之風一洒之乎佛興爲言橋始事計貲千緡里人劉鼎玉以身任之工未畢而沒族子劉家炎明經實繼其志爲募冊求助里人且遍號邑中及土流諸村之假道是橋者而司奔走職斂散庀材監工終始厥事則佛興暨其徒慧智也予曰川梁王政之所有事而司土之責也余待罪茲土未及爲而僧與里之人倡之抑余於邑中舉廢諸事力所未逮不能無求助於邑之人而或應或不應乃一僧之所倡遠近響應功舉事集因一僧以志余之媿因文興橋樂施襄事之人以爲一邑將來好義者勸皆可記也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三十四

靈山記

予所見山之怪奇以嶺南韶石爲最說者稱其矗若危柱排若堵牆圓若廩因半削如甌瓜首尾翹翹似舟航方驅如布帆廉起如檐宇非山石之所宜有者而有之故足奇也然其體擁腫而理猶疏腫則無秀骨嶠則無迥神若律之以衡巫黃廬包山天目之勝不能不分席焉蓋造物之別開生面也庾嶺之南脈以韶爲首南贛北承其支絡興國爲邑界乎迴巒複礧之中小者歸而大者扈一無透迥之致動人神骨其體質之擁腫猶疏

亦相承有自來矣邑之人士皆艷稱靈山余以暇日往觀焉曰鐘峯者形如覆鐘峯尖亦與追紐最肖曰鼓峯者不能甚肖鼓與鐘峯並列而圓徑廣倍之故並以名也曰香爐峯者亦不甚肖爐面寺門正峙坐方丈對之若列几案爲佛供由是得名也稍迤而右驤首昂藏矯顧怒步而紆其喙於香爐峯之下者曰象鼻峯遠而孤銳刺天者爲石筍峯谿迴路別瀑布傾注巨石承之頽唐如龍胡下垂者曰龍王石自餘鳥企虎厲雲垂海立或爲劔弩森張窓櫺啟閉詭勢譎狀莫可名似舉非山石之所宜有者而有之亦足奇矣寺所枕而負者爲觀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三

音巖廣袤峻拔固數倍於林立之諸峯層城複堞縹緲迴翔動盪心目絕地數十仞巖穴空洞可容數十斛有石像趺坐其中俗所謂飛來佛也寺居巖腹最窈深處灌木叢鬱於後楹絕壁入雲俯臨於右廡盛夏常無暑氣奧如也竊念予之來此以滯才而居麤官旣日習於擁腫狃疏之中而猶欲曼詞以自解於一邱一壑搜剔其奇以別開生面亦不宜有而有之者矣柳子謂曠與奧各有所宜居今日而欲趯然遐舉居高明遠眺望分不可致惟是收斂其神馴服其骨以相求於皆城安靜之境則禪房曲逕所得爲不少焉是爲記

仙女潭記

潭去興國城北二十里而近靈山之支脉也其去靈山五里而遠劉生宗衡盛誇潭之勝以所作記示予曰遊乎適楊子古度自毘陵來乃約侶偕行出郭三里渡濊江則前者遊靈山所經也東六七里過岸坑逕漸犖确巨石迎人作踊趨狀曰老蛤石嶺南人呼蝦蟇爲蛤韓公所謂同實異名者也石壁削成迤北而屏列者數十步曰屏風石孤矗如拳者曰棒槌石最高而驤首於天半其跌如蹲踞者曰獅子石時朝陽赫曦筍輿迎日行攀小繖自障猶汗流有邱隅面西背日茂樹蒼鬱小休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三

以俟遊侶之畢至乃北趨巨石數斛形如桃磊然橫陳途沮洳不可行導者曰誤稍引而南入門限石則升高矣輿不可登乃步步不可則捫壁攀蘿蹠蹕以佐之迴目而顧向者之羣峯皆俎豆列矣北轉而雙厓崕呀水淙淙鳴於澗底卽仙女潭所注也東厓稍卑有草樹日輪停其上激烈燄於西厓西厓之高數十仞石壁坎窞如剖數鍾之大甕者以百十計甃累而碁置俗所謂百間房者也予笑曰不類爾雅重巖曰險庶其近之乎距潭數十步不可行厓上覆而下仄偃僂以入礙於肩頂足稍展卽墮澗乃裸衣冠匍匐腹與膝代足爲蛇行至

於潭之濬潭周廣數丈形如穹廬巔極望無際髣髴通
青冥水懸注疾下有石承之則屈注作瀑布三疊而後
至潭水黝黑色清澈無底闇不見明故也相傳神物居
焉禱雨輒應按水之懸出者爲沃泉亦曰下泉曹風列
彼下泉孔氏以爲時無賢伯致小國困敝興叢爾邑也
山瘠多磽歲常苦旱幸今茲六月得雨三農免於輟耒
毋亦茲潭之靈鑒下吏之焦勞乎然涓涓者流不過漈
池之浸彼稻田安能爲泰山巖巖觸石膚寸而雨徧天
下如郇伯之陰雨芑苗俾百世而下猶歌思其德也乎
旣酌泉飲之振衣濯足循故道以出僧次燈獲紫芝二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二十七

莖於樟木之下採以授予同遊者稱賀復行五六里飯
於靈山寺晡更踰山頂過長信村道水路歸焉同遊者
武進楊梅古度南昌劉紹權宗衡豐城熊履廷來周金
谿池漾錦灤園宜陽李翊道茗柯各得詩若干首集爲
一卷

東龕記

東龕相傳爲唐越國公鍾紹京讀書處屬上社村離城
東北十五里拔地夾立岫穴空洞其腹若剗之其趾若
斲之山巔翔舞籠罩於上碎瀑歛注行者皆霑衣中間
地寬衍漸澶漫作涯澳宛轉數曲兩巖翕然而合中罅

僅廣六七尺水深成澗涉者初沒膝漸過腰或至滅頂
乃鑿巖而竅之橫木爲杠承之以板而行其上如履棧
道如登懸度兩巖高數十仞仰睇青冥容一線光石壁
苔蘚蒙茸碎瀑涓涓不絕霑衣及膚毛髮森寒出入相
遇者必側身避讓不可並行如是者半里餘劃然中開
而爲堂密所謂龕也龕離地二十丈路巉絕不易登巖
穴空洞可容數十人

國初戊子兵燹村人多竄匿其中猿飲鶉居以苟全數
日之命又折而東兩巖復合與前徑不異度其盡處不
知幾里以無可登涉無有穴巖通棧者遂棄之榛莽之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三

墟狻猊蛇虺之窟宅矣龕固奇嶮幽森好事者不可不
一至其處亦一覽而足至於滌硯攤書撫琴流觴勢所
不能舊傳所謂石案石硯與十景之題皆未必信然惟
兩巖外壤地夷曠昔有東龕寺刹宇頗盛今煨燼盪然
矣計越公於桑梓山水之地或屢至而遊焉未可知讀
書臺之說顧第弗深考然古來山川名蹟必藉其地之
人以爲重而賢士大夫所產之里所歷之墟亦必能使
其地因之不朽若昭明讀書臺之於京口李白讀書於
匡山孫明復石介著書於泰山徂徠此實有其事而名
隨之者也韶石之曲江讀書處此因其地之人而名託

之者也興邑之偉人必首稱越國公則東龕之有令公讀書臺也不亦宜乎嗟乎人顧所自立哉

萬礫龍泓記

山以得水而勝燕子采石諸磯石鐘西塞桐君山皆倚水者也金焦大小孤山在水中瀑布則水在山中瀑布之名者諸暨五泄天台石梁匡廬谷簾之九疊羅浮之大小水簾予皆未到開先漱玉亦僅得之遙望所曾遊者栖賢三峽鯉湖九礫耳吾鄉葉已畦論山有仙才鬼才之目興邑山頑頽無足品題予採其一二可觀者亦鬼才之種部耳獨萬礫龍泓者可屬籍仙才者也北去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三九

白石村二十五里西距方泰東南距佛嶺皆二十里重岡複嶺近數里內無耕藝者樵採間一至焉舊志稱積水成湖風雲變態遙聞城市喧闐聲予必欲一躬造核其實無解事導引登涉紆誤疲於覓路至則深箐怪莽邈無人蹊西隅稍有犖确可通眇者乃伐木鑿嶮以通之衣短後蟻蝥緣而下行一里餘以達於泓東西縱可一里許南北廣四分之一聲鏗鎗如雷水皆震盪作傾簸狀顧猶未得覩瀑也泓之西深智不可測東有巨石橫絕溪面人乃乘之以渡深者及肩淺猶及腰予爲從者負而渡於南厓北面對瀑瀑之廣十餘丈仰望厓巔

數十丈而氣勢砰磕若從天而下其上稍東折復自東稍折而西以入泓承瀑之壁復多竅穴注者汚者磅礴飛歎不風而翔成雨而驟立南厓觀者濺沫跳珠霑洒襟袂頃刻皆成淋漓疾雷奔掣白日晦冥凜乎其不可留也厓石皆蒼潤挂壁松檜爲虬龍形水花多萱蘭山丹鳳仙之屬楚楚娛目按磔之爲字爾雅說文未之詳始見陸子象山集中江右方言也閩中多呼漈乃山水相際之義泓尤磔所叢萃故名萬磔舊志閔聲者瀑聲也風雲變態者瀑態也樵夫野人不知爲瀑而驚顧傳譌操筆之人又未嘗親履其地宜乎鹵莽而失實矣瀑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四

無在山巔者其上不百十倍於此則無以蘊積而成奔潰之奇觀宋景濂記五泄謂第四級不可至以絢圍腰繫巨楸俯瞰焉九漈至將軍碁枰諸谿皆人踪斷絕蓋峯圍磴合故藏此水簾霧幙於其中而巖壑之幽遂益省而益妙以龍泓擬諸巨蹟隘小則有之然使雲將見之必搏髀而雀躍以爲仙仙乎者矣予擬甃道使可通行并鐫龍泓字於壁以與後至之賞奇者共焉

遊秦娥山記

興國秦娥山以祠而名爲邑人及贛泰和萬安里俗翁媪禳禱奔走之地香燈膜拜嘗踵於路秦娥之蹟誕漫

承訛舊志稱唐時自楚來虔得道能行雲雨近者王封公激泉先生則以爲孝女其說於世教爲有裨亦無明徵

國初祠燬於寇康熙己巳僧函濬始募構三年乃成歲乙酉僧崑智復營前棟皆鍊瓦石垣山勢聳而巋拔地十五里風雨砰擊澆脆者易於摧泐故庀材爲艱每春需動蟄三五年中必一發其處破楹及莖輒復更葺以爲常祠東西各一泉凡山祠必因泉絕汲不可栖也戊子八月下浣予以公暇遊焉道龍坪過鰲源計程六十里鰲源在山坑中地勢已高復十餘里造白雲峯之巔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四

乃得祠踞邑之西鄙祠面東拱向興邑曠望百餘里諸山林立殆千百數無不出其下入祠觀雷擊柱若列其中乃丁亥春新震者僧曰公之來幸早少頃大雨至矣顧左右遠山皆滂雲雨脚下垂絳虹蜿蜒起於山前俯視猶在四五里下貫諸山之巔諸山叅錯而虹直諸山高下而虹平諸山斷續而虹若麗若懸橫亘白如旣漸遠山不可見虹乃入於雲際良久雲合迷離虹滅雨至相與入祠避雨夜分雨息涼月窺檐夜氣淒然甚寒黎明僧啟戶請觀雲則白雲如團絮如堆雪瀰漫布濩於山之腰祠處溲然而清泐然而皎下視雲所積去祠亦

三四里諸山爲雲所汨爭露其尖千百培塿若溪灘亂石涌現出沒於水面山尖皆黝黑色以雲白相形故也遂巡紅日升於暘谷山色紺頰相激映雲乃霏霏奕奕蕭索颺颺漸減漸微以迄於盡憶予入閩行江郎山中夏雨新霽白雲晨蒸林巒上冪下豁若橫截者冬暮登泰山抵磨崖碑下日次禺中忽風起雲涌比肩離立不能相顧疾趨而下十里乃撤二者皆雲上而山下其景相符茲則山上而雲下矣豈十五里之白雲峯出泰嶽上乎聞之黃廬二山有雲海意者其類是乎僧言此山中凡深秋之雲皆如是夏雲甚澹冬雲則汗漫無際祠與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四二

亦冪於雲中予乙亥池陽渡江作飲虹記以虹宛轉依山不能麗天若今所見虹乃麗於山之庳者山高則虹亦不越豈其然乎與國在萬山中山龐雜不可名秦娥山之名里俗以禳禱而趨之其說不足徵亦不足辯求其嘉樹珍石足以賦咏而盤桓者亦一無所有獨其能蓄雲又能召雷而予之來登也適與虹值聊述而傳之不可謂非山之藉是以名云

瀧石記

瀧有二曰瀧上瀧下相去三十里由瀧上而上水道二十里可達衣錦鄉之營前墟灘石盤互名曰石障連鹽

米者置舟於石障之上下肩負輸委明初太監謝世安
鑿障通舟近復岨塞所傳瀧石謠是也瀧下在長信村
陸行他道入衣錦諸村者不啻百餘里顧行留信宿習
以爲便水道逕捷而棄爲荒途居民亦頗稀少歲辛卯
二月予以事自衣錦歸至鍾洲去石障不數里遂將觀
焉里人言路不可行乃宿於干田詰旦行三十里入東
村東村在石障下數里旣渡水迴道循北厓東行復向
瀧上其南厓屏障刺天樵採路絕虎企鳥厲離合不常
所踐之北厓怪石瑰麗忽竦忽仆峭絕不容側足時捫
蘿攀葛以佐之有盤石橫踞溪面可坐而釣予名之曰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三

釣臺釣鈎灘直其下奔迸瀧澗時大雨浹月江漲溢涌
溪聲山色互相映發又一里至石障障已湮洪水中露
石尖於水面其傍沙坡寬曠有神祠舊址卽肩負拖舟
處也石壁百尋翹展以瞰溪溪下浮洲如握土人云洲
嘗隨水盈縮水或汨洲則是年大禋無禾矣時已呼小
舸伺障下遂乘之而下湍駛箭激自不及瞬兩厓之間
蒼藤古木鳥嘯猿啼五六里之外山開而天曠逾東村
達長信至於啞灘卽瀧下也兩厓復竦峙迴合相去不
數丈濬波頽疊虛舟簸盪將一里間篙師非熟諳者不
敢行予於此凡三涉矣蓋興邑之灘以十數而兩瀧爲

之最瀧上石岨而路塞瀧下水壯而舟難以其淪於荒
仄谿山之美從未遇品題者嶺嶠方言急流謂之瀧酈
善長云厓壁峻岨謂之瀧中懸湍迺名之瀧水昌黎
詩船石相舂撞也嚴陵七里瀨亦曰七里瀧今兩瀧之
蒼潤深蔚稍髣髴嚴陵一二故題其石曰釣臺以志希
蹤之意嗟乎滄洲吏情拂衣有待雲谿之負我釣竿多
矣惟是徘徊於逝湍奔峭之間感會夫遷斥要妙之理
俯仰身世能無憮然於茲瀧乎

興國縣志序

余始至興國當值吏例奉志書以迎則黃君木菴癸亥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四

所修之書也問邑有舊乘可與參同異乎則漫應曰有
第不能舉其名屢詢之士人耆老所對皆然既乃考黃
君之修志昔共事者為劉明經天貢天貢沒子明經元
燦嘗周旋偃室則力請之乃以其書進蓋明萬歷壬戌
晉江蔡君恆卿所手訂者志之類十有三闕規制徵文
二類而賦役一類又闕戶口田賦二條哀為卷者七闕
二卷有奇幀首邱侍講士毅有序闕其首頁簡編斷爛
字畫模糊元燦曰蔡君所鐫板燬於戊子兵燹故家藏
弄遺編亦少有存者黃君編纂之日是書之存者僅二
新志成而黃君攜其一以去茲為副本先君所屬留不

虞其殘闕若此也予爲之尋繹比勘自蔡君成書之日
逮黃君之身甲子一周續編所入可稱述者十無一二
前此之章程典故勛蹟文采皆仍襲是書多有採其說
而沒其名者亦有是書之所詳而新志反脫略濛混者
則此斷爛模糊其有功於興國不尠矣謝方伯鳳渚先
生作贛郡志獨駁興志爲誤載異鄉人物官階不衷於
典例靈蹟間出於臆撰余意蔡君爲人大約文采博瞻
夸多務得增飾一二以爲觀美其紕繆誠所不免然汰
砂礫而存韞玉先哲之舊聞特以徵焉聽遠而得聞其
疾猶愈於無聞也風靡日下偷竄爲常後起遂欲掩取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聖

前人之論者不恥爲郭象之襲向秀抑知東漢書改作
於蔚宗新唐書續成於歐宋而荀悅之紀劉昫吳兢之
舊書仍自兩行何必偏廢乎志稱成化中章廷圭宏治
中曾選嘉靖中盧竈次第有志今皆無考乃命書掾繕
錄成帙以原刻本歸之明經仍令世守於家而錄本貯
縣庫後之來者當毋有視爲藏壑之舟負之而趨也已

志林自序

太史公傳儒林裴啟譔語林皆以叢聚森列爲義焦贛
易林則不敢當易而竊附其後若曰於其倫云耳志之
名昉於班氏遷曰書固曰志地理亦志之一也自後十

道九域元和郡國皆曰志遂爲輿地家不祧之名今之
省府縣莫不有志至於一邱一水寺觀園林好事者皆
爲之志然志之道難言矣鄧林之材松栢桐梓楂梨橘
柚奇卉美箭青鮮環周最鉅者絜之百圍十仞而後有
枝拱把而上七圍八圍踞高阜而蔭平野招清風而來
時禽遊其下者晨往而夕忘歸此林之適也若乃叢灌
苻婁枹道魁瑰自斃者神立死者榴蔽者翳相摩者櫟
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而曰此林也神叢之而人依
之舍是其安放夫志也者志其地也志其地之人與事
也其地其人與事可志而志之則志良無可志而志之

輿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四六

或有可志而不志之則志荒戴記論銘有善而弗知知
而弗傳爲不明不仁無美而稱之爲誣今欲務爲仁與
明而無或爲誣於以治其荒而殖其良爲之鋤斫荆棘
燔燒蒼蔚旣焚旣醜奇勢乃出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
幽峻伐木開徑見者駭之然以視夫袁廣漢之構石爲
山激水爲波博求奇樹異草而植之者天作地產與夫
人力之所致則有間矣天下之美出於尋常耳目之外
者究莫非其中所固有搜索而得之怖之者則以爲創
獲此有善而弗知可志而不志世之好事者之爲志陳
陳相因猥奧煩鬱未可與人吾林也或曰近日之志相

沿成例爾子子踴踴何爲者則吾固自爲吾之林而已
焦氏之林不敢當易吾之林不敢當志志林成而有班
馬爲工師其庶幾取材焉可也時康熙辛卯中秋日

興國縣特祠議

特祠之說以義起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興國之祠
明道伊川所謂國故也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虞
有伯夷后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三代以後地之所產
不能有其人而車轍杖屨至焉者亦得援其禮以爲此
邦所欽式江都之董子潮之韓子建寧之朱子皆是義
也其祀文信國也則以死勤事者也舊祠有趙時賞輩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七

信配食予更採得劉文伯等十一人詳於文山事蹟考
中然愚以爲興國之祠二程是也祠二程而復舉周元
公以配之不必也以信國與二程合祠宜也若王文成
公之並祀又非也天下大可以統小小不得以僭大三
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夫山
川之神非其地則不祭昔聖昔賢之跡不至其地者獨
可以僭而祭乎朱子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謂其
氣有相關不相關者此雖論子孫之於祖宗推之他祭
理莫不然是以夏后相都帝邱至春秋而能奪康叔之
饗晉之臺駘齊之爽鳩皆以昔居其地而爲之追祀按

周子嘗爲南安司理叅軍程大中適通判是軍遂與爲友使二子受學焉是二程子適南安以受學於周子非周子嘗至興國也周子後又嘗通判虔州矣贛所以有濂溪書院然卒不聞其至興國至文成則再奉命撫虔南嶺南北數千里至今皆食其德何區區興國而能以特祠爲公重公所建節之地宜祀於贛公所誓師殄寇之地宜祀於南昌於吉於南安公所奏設之縣則崇義宜祀公按部之所經則雩都龍南可祀公講學之所寓則泰和廬陵可祀興國於數者皆無與也季氏旅泰山泰伯祀好時越禮舉祀神其吐之矣三程祠起於慶元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興

乙卯通守黃渙所建咸淳戊元錢侯益易爲大中祠爾時尚未有名宦祠海內之以子侍父而爲祠者惟濟源縣四陳與興國三程皆以俎豆而用世及之典傳爲美談咸淳十年何侯時闢之安湖書院在衣錦鄉邨侑以濂溪逮曾侯選作賢令祠祀大中及莊忠敏以下數人則大中已爲名宦之主祀自時厥後黃何蔡吳諸令或立名賢祠或爲鴻飛書院又益以文信國王文成合周子三程六先生並祀其懷古尚德高山仰止之意則甚美而於義或未核也夫有其舉者莫敢或廢諸祠之廢久矣今日而議復惟亟復二程信國之合祠而周子與

文成則因其廢而不必復舉非敢於進退先賢也以諸賢皆秉禮度義之大儒不容予以所不安焉耳且就興國而論更有可進於陪祀者邑賢之與伊川交而爲所深許者有李朴其人焉朴嘗建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擠之死而不懼旣又以不從王氏學而黜又以不見蔡京不見馮熙載屢受摧抑史稱其不誅權威是其學或未必遽入延平將樂之室而抗節固窮則足與蘇昞尹焞頴以之配食二程真於俎豆有光潮州韓文公祠以趙德配漳州蔡忠惠公祠以周匡物配先之先生視此二人不尤傑出歟愚又考前代名賢跡至茲土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卅

者又有二人一爲趙清獻抃一爲元文敏明善清獻作興國詩頗多其題靈山鐘冷入秋雲之聯非躬造者不能大約行部偶至遽援崇祀猶屬好事元復初則爲董左丞士選掾討劉六十親至興國賊巢士選聽其計擒渠寇散支黨焚賊所爲文書全活不啻千萬人而數百年來贛郡未有語及其胥蠻者卽董左丞亦宜埃報功之議况明善先生元代大儒殄寇巖邑禦大菑捍大患恩施至今以李配程以元配文名爲興國五大賢祠誠屬至當某邑長於斯有主祀之責敬陳其議以告士民賢達耆老俟祠成而舉行焉

按君行先生父子邑之理學名儒舊志於其言行出處敘次簡略無怪其不足以起學者景仰之思而議祀典者亦遂不之及矣然明正德間嘗建李君行祠於安湖書院之東損持太史此議僅以先之配兩程子而不及君行是亦失不深考也竊謂興國國故二李係本邑三程乃過化似當分別崇祀以志嚮往謹附識於此知後之人必有起而論定之者

鍾夢麟

字天瑞
邑人

平崖石寇碑辯

崖石屬在興國縣治之東沓嶂亘天甲寅之變附近諸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辛

山悉爲萑苻淵藪丁巳四月邑侯黃公惟桂蒞任多方設法勦撫互用踰兩載而投誠歸順者十之六七獨崖寇朱明恃其黨倍於諸砦且四臨深谷而贛雩瑞寧四邑之邊鄙皆在數十里內鮮不苦其抄掠己未六月宣義尚將軍提大兵進勦黃公條陳四事曰及天時扼險要斷水源絕糧道又繪爲山形以進將軍以崖石雖屬興國路多險棘難行且賊巢穴多梗不能直抵其砦遂假道雩都與贛師會督兵仰攻不可上乃列長圍守之如黃公所陳於是賊無所掠窘甚請就撫再三許之朱明等面縛赴轅門上僞劄僞印及兵數冊籍遂平數年

之劇寇時雩興兩邑雖同職饋運然軍中百凡所需自
進兵以及奏凱悉於興邑是問雩則假道資指點耳乃
易孝廉作平寇碑以其功獨歸雩令張公且以城崗佛
嶺迴龍寶石中邦鯉公各砦弁入雩之版圖殊不知崖
石諸寇自叛踞以來勦撫文檄無一不責令興國豈有
糗糧楨榦芻茭之屬不取之八十里之興國顧反取之
二百里雩都者乎且投誠冊籍興國案積如山無論當
日之軍需夫役供億若何卽邑令之憂心疲力措置籌
畫本邑之與鄰封未可同日語矣譬之鬪然興國同室
也雩都鄉鄰也鄉鄰之鬪與同室之鬪孰緩孰急救鄉
興國縣志

卷四十

藝文
國朝文

五

鄰之鬪與救同室之鬪孰勞孰逸是役也謂張公爲無
功固不可獨舉首功之黃公而泯滅之則情理爲難安
甚者弁地勢疆域而錯亂其說則以室中之堂奧階除
指爲鄉鄰之閭域尤不思之甚矣孝廉方以文章名吾
郡恐其言一出不知者據以爲實吾邑侯張公行奉大
中丞檄修郡志地形離合功賞虛實於是乎權衡故不
敢不正其訛以就正焉

